



曾为德国纳粹工作的艺术品收藏家希尔德布兰德·古利特

“幽灵”艺术馆

德国慕尼黑公寓纳粹宝藏的隐秘故事



2013年11月,德国当局在慕尼黑一套公寓中发现纳粹艺术品宝藏的消息被曝光,引发全球关注。这1280件艺术品据称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之前一直被收藏家希尔德布兰德·古利特之子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收藏。然而,这些艺术品只是纳粹德国在欧洲劫掠的65万件艺术品中的冰山一角,近日美国《名利场》刊文,揭露了这批艺术品背后的故事。

现代快报记者 李欣 编译

黑暗遗产

德国八旬老人的公寓里藏着1280幅名画

2010年9月22日晚上9点左右,一列从瑞士苏黎世开往德国慕尼黑的火车经过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林道市,巴伐利亚州海关官员登上列车对乘客展开例行检查。一些拥有瑞士银行账户的德国人在林道携带大量现金,训练有素的海关官员们会在列车上寻找可疑乘客。

在车厢过道里检查时,一名海关官员让一位头发苍白、衣着讲究的老人出示证件。老人持奥地利护照,护照信息显示,他叫科尔内留斯·古利特,193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古利特告诉海关官员,他之前前往瑞士,是为了跟伯尔尼的一家艺术画廊洽谈业务。他表现得非常紧张,海关官员决定把他带到卫生间搜身,搜查后发现一个装有9000欧元新钞的信封。尽管科尔内留斯没犯法——少于10000欧元的现金不需要申报,但他的表现和9000欧元新钞令海关官员心生怀疑。海关官员记住了科尔内留斯,后来对他展开了深入调查,这为几年后的一次惊天发现埋下了伏笔。

科尔内留斯告诉海关官员他在

欺诈游戏

收藏家替纳粹出口艺术品,同时扩充自己的“宝库”

古利特家族曾是德国著名家族,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诞生过不少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科尔内留斯·古利特是这个家族第三个名叫科尔内留斯的人,第一个是德国著名作曲家古利特,第二个是他的祖父——一位巴洛克艺术和建筑史学家,写过近100本书。

科尔内留斯的父亲希尔德布兰德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被德国两家艺术机构解雇了。他曾是一位位于茨维考的博物馆的馆长,该博物馆经常展出一些富有争议的现代艺术家的作品;他还曾是汉堡艺术协会的主席,不仅因为他富有艺术品位,还因为他的祖母就是犹太人。希尔德布兰德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恐惧,生活在汉堡时,他开了一家展出较为传统、保险的艺术品的画廊,不过他也偷偷地从逃离德国或者急需用钱犹太人手中低价收购被希特勒禁止的现代艺术品。

1937年,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从被禁止的现代艺术品中看到了牟利机会,创建了一个机构

负责为公共艺术机构和私人收藏家的“堕落”艺术品充公,然后在慕尼黑举办了“堕落艺术”展览,用于跟希特勒倡导的“伟大的德国艺术展”作对比。同一年,为了呼应“堕落艺术”展览,纳粹德国教育和科学部出版了一本手册,宣称:“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和其他现代艺术都是生长在德国土壤上的犹太寄生虫开出的有毒的花朵……”

一年之后,戈培尔又成立了掠夺“堕落”艺术品的机构,希尔德布兰德被任命为该机构4名成员之一,虽然他有犹太血统,但他的专业知识和在艺术界的关系被戈培尔看中。该机构的任务是将“堕落”艺术品卖到国外,希尔德布兰德被允许亲自收购“堕落”艺术品,只要能拿来外国钞票就行,这给了他可乘之机。

1940年法国陷落后,希尔德布兰德经常将妻儿留在德国汉堡,独自前往巴黎。他开始了一项精心策划、充满危险的求生和致富“游戏”,瞒骗了所有人:他的妻子、德国纳粹、同盟国、犹太艺术家、经销商、名画主人——都是以帮助他们逃跑、挽救他

们的收藏品的名义。他还进入被富有的犹太收藏家们遗弃的住宅中,运走他们的收藏品。希尔德布兰德的朋友保罗·罗森伯格是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艺术品的经销商,1940年逃往美国,在那之后,希尔德布兰德私吞了罗森伯格留在一家银行金库里的名画——马蒂斯1921年的作品《坐着的女人》。

受到戈培尔的全权委托,希尔德布兰德的“游戏”越玩越大。后来他声称,为了保命不得不为纳粹工作,渐渐被金钱腐蚀。但更准确地说,他过着“三重生活”:给纳粹想要的,尽其所能拯救他所爱的艺术品和一些犹太人,累积自己的艺术品宝库。

1943年,希尔德布兰德成为了希特勒在林茨修建的博物馆的主要助手之一,将符合希特勒口味的艺术品运到德国,每笔交易能得到5%的佣金。从1941年3月到1944年7月,装在4174个货箱里的21903件艺术品被运至德国。单是从法国犹太人那里,纳粹就劫掠了10万件艺术品,纳粹德国劫掠的艺术品总数估计约为65万件,堪称历史上最大的艺术盗窃。

德国有关劫掠艺术品的赔



发现大量被纳粹劫掠的艺术品的德国慕尼黑公寓大楼

形象危机

纳粹宝藏被曝光后 德国政府隐瞒消息引发愤怒

《焦点》周刊曝光古利特纳粹宝藏的第二天,负责调查此事的德国奥格斯堡的总检察官赖因哈德·内米兹仓促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两周后发布了一篇字斟句酌的新闻稿,但有些事已无法挽回,愤怒的闸门已被打开。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办公室直接被各种投诉淹没,拒绝对在进行的调查作出任何声明。

突然之间德国面临国际形象危机,有可能受到法律诉讼。德国政府居然将消息隐瞒了一年半之久,在被曝光后才被迫公开;在二战结束70年后,德国依然没有针对被纳粹劫掠的艺术品的赔偿法律……这令很多人感到愤怒。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人对寻回遭纳粹劫掠的艺术品非常关心,但问题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家族收藏中丢失的到底是什么。

雅诗兰黛化妆品公司继承人、被劫掠艺术品寻回的倡导者罗纳德·劳德呼吁,德国应立即公开这批艺术品的完整名录,欧洲被劫掠艺术品委员会、遭劫掠的艺术品的后人不如此呼吁。2013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开始将部分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公寓中发现的艺术品的信息公布在网站上,访问量惊人,导致网站崩溃。迄今,网站已公开了458件艺术品的信息,并宣布约有590件艺术品可能是从犹太人手中劫掠而来,尽管如此,这批艺术品的寻源工作还远未完成。

德国有关劫掠艺术品的赔



2013年11月,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在超市购物



马蒂斯的《坐着的女人》



马克斯·贝克曼的《驯狮者》



汉斯·克里斯托弗的《一对》



奥托·迪克斯的自画像

新闻人物

守财“幽灵” 科尔内留斯·古利特

在德国《焦点》周刊的揭秘文章公布几小时后,科尔内留斯·古利特和他10亿多美元秘密艺术宝藏的惊人故事就被全球各大主要媒体曝光。之后,每当他走出公寓大楼,摄像机就开始跟踪拍摄,记者蜂拥而来递上话筒。遭到狗仔队“围攻”后,科尔内留斯在空荡的公寓里整整躲了10天,足不出户。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科尔内留斯上一次看电影是在1967年,从1963年开始他就没看过电视。当然,他会读报纸、听广播,因此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但他对外部世界的亲身经历非常有限,跟很多新的发展都脱节了。科尔内留斯很少旅行,只在几年前跟他的妹妹去过一次巴黎。他表示自己从未爱上过现实中的人。以上是对他过去全部生活的总结,但现在它们已成泡影。

过去一年半中,科尔内留斯独自在公寓中所经历的内心痛苦是无法想象的。在接受过的唯一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明镜》周刊记者,失去那些画作对他来说,比失去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打击更大。他认为,他的母亲1923年搬家到慕尼黑是一切噩梦的开始。他坚称,他的父亲只是为了拯救这些珍贵的艺术品才跟纳粹合作的,而他本人感到保护这些艺术品是他的责任,就像他父亲所做的一样。渐渐地,这些艺术品成了他的全部世界,构成了一个充满恐惧、激情、美丽和无限幻想的平行宇宙,而他则是其中的旁观者。科尔

内留斯简直就像俄罗斯小说中走出的人物:紧张、偏执、孤僻,跟现实世界日益脱轨。

在慕尼黑黑有很多独居的老人,他们生活在由自己的记忆构成的私人世界里,这些黑暗、恐怖的记忆从战争和纳粹德国中走来,经历了漫长岁月。你或许曾见过科尔内留斯好几次,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在中午时分的酒吧里独饮啤酒的时候,不过那时他只是很多面色苍白、行动不便的老人中的一个,没人会看他第二眼,现在他却成了名人。

关于科尔内留斯的成长经历,人们知之甚少。1944年当纳粹德国即将战败时,科尔内留斯12岁,不久之后他和妹妹被送往寄宿学校。他是个极度敏感、害羞的男孩,曾在科隆大学学习艺术史,也学习过音乐理论、哲学方面的课程,但不知为何突然中止学业。他似乎很乐意独自一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1968年,他的母亲去世,从此他有时住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有时住在德国慕尼黑,并且越来越多地呆在慕尼黑的公寓里,跟那些名画作伴。

过去45年中,除了他的妹妹和私人医生,他几乎不跟任何人来往,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他的妹妹2012年患癌症去世,他的医生据称住在离慕尼黑3小时火车车程的维尔茨堡,他每个月会去看一次医生。

这些就是目前人们知道的关于科尔内留斯的全部“隐居”生活。

事件追踪

纳粹宝藏 未来命运仍是未知之数

德国政府从科尔内留斯的公寓中扣留了艺术品之后,艺术史学家梅克·霍夫曼被邀请帮助寻找它们的起源。霍夫曼研究了一年半,找出了其中380件被纳粹劫掠的艺术品,但她显然精疲力竭。接手她工作的是英格博格·伯格格林-默克尔领导下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伯格格林-默克尔表示,“透明和效率是当务之急”,被确定的艺术品应尽快被收录进网站。

这批艺术品中价值最高的是收藏家保罗·罗森伯格被偷的一幅马蒂斯的画作,价值估计为600万至800万美元,罗森伯格的后人已向申请索回这幅画。罗森伯格的后人之一安妮·辛克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的前妻,然而据德国媒体报道,目前已有30人申请索回这幅马蒂斯的名画,这反映出了艺术品索回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之一。此外,伯格格林-默克尔还表示,研究小组无权将艺术品还给失主或其后人,德国没有现存法律能要求科尔内留斯归还画作。

2013年11月,巴伐利亚新任命的司法部长温弗里德·鲍恩巴克表示:“联邦和州级官员都应该更紧迫地参与、解决这一挑战。”今年2月,由鲍恩巴克起草的诉讼时效法律修改案被提交至议会,原本30年的诉讼时效有望延长。

去年年底,在81岁生日到来前,科尔内留斯因心脏病住进了德

国慕尼黑一家医院,至今未出院。他已经雇了3名律师,并请了一家危机公关公司帮他处理媒体关系,今年1月29日,他的两名律师已向慕尼黑检察官办公室提出诉讼,起诉将调查信息泄露给《焦点》周刊,违反了保密原则的人。然后,在2月10日,奥地利当局在科尔内留斯位于萨尔茨堡的家中搜出了约60幅莫奈、雷诺阿、毕加索的画作。科尔内留斯通过发言人斯蒂芬·霍尔辛格提出调查这些画作的要求,以确定它们是否偷偷而来,初步调查显示它们都很“清白”。一周之后,霍尔辛格宣布建立网站“gurlitt.info”,网站公布了科尔内留斯的信息:“一些关于我和我的艺术收藏的报道并不属实或并不完全属实,因此我的律师和我本人希望提供信息,让这些讨论走上更加客观的方向。”

2月19日,科尔内留斯的律师对德国政府的搜查令和扣押令提出诉讼,要求德国政府收回没收他收藏品的决定,因为这些艺术品跟针对他提出的偷税指控无关。

科尔内留斯的堂兄,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当摄影师的艾克哈特·古利特表示:“科尔内留斯是个孤单的牛仔,孤狐的灵魂,也是个悲剧人物。他介入这场纷争不是为了钱,如果是为了钱,他早就把这些画卖了。科尔内留斯爱这些艺术品,它们是他生活的全部。”